

中西小石器文化比较

杜水生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北京: 100875)

关键词: 莫维斯线; 小石器文化

摘要: 中国和欧洲地区小石器文化的共同点是打片没有固定程序, 石器类型以刮削器为主, 但在阿拉戈遗址中仍有少量的手斧和显示进步的技术因素, 而在东欧和中国的小石器文化中都没有出现。“莫维斯线”的成因可能相当复杂, 单纯归

于其中任何一种因素都是不全面的。

Key words: Movius line; Small Paleolithic

Abstract: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 of small Paleolithic in China and Europe is production of small artifacts by non-standardised process usually without preliminary core preparation. Only Arago assemblage include a few technologically progressive elements and some handaxes, now the reason of Movius line is paradox.

自上个世纪 40 年代美国学者莫维斯提出“两个文化圈”理论以来^[1], 关于东亚地区旧石器文化成因的讨论, 成为国际旧石器考古学界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 但以往学者多把西方以手斧为代表的文化和东亚以砍砸器为代表的文化进行对比, 而把东西方小石器文化进行对比研究还比较少, 如果能认真研究这个问题也许能为我们了解“莫维斯线”的成因提供一些新的启示。

一、中国小石器文化的时空分布

1972 年, 贾兰坡先生在总结了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后提出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至少有两个系统, 其中之一是“周口店第 1 地点—峙峪系”简称第 1 地点—峙峪系, 或称为“船头刮削器—雕刻器传统”, 它的基本特征是利用不规则小石片制造细石器。在石器组合中, 细石器的比例大、类型多, 加工痕迹明显。在实际中也叫小石器传统。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开展, 以石片为特征的小石器文化分布已不限于华北地区, 在西北、西南、华南地区、西南地区都有分布。

华南地区、西南地区都有分布。

根据笔者研究^[3], 中国的小石器文化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个类型以华北北部泥河湾盆地为中心, 包括东北地区鸽子洞遗址和小孤山遗址, 另外西北地区的萨拉乌苏遗址、甘肃东部的刘家岔遗址、黑土梁遗址、陕西长武窑头沟遗址以及太行山区的小南海、塔水河等遗址。其主要特点是硬锤直接剥片, 以刮削器为主要工具, 大型工具极为少见。第二个类型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 主要遗址有贵州观音洞、猫猫洞、白脚岩洞等为代表, 其主要特征是锐棱砸击法在打片中占有重要地位, 石器中刮削器是主要类型, 但重型工具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三种主要分布在华南地区以及华南北部的露天遗址, 包括丁村、涇河遗址中的一些地点、鸡公山晚期遗址、周口店第 1 地点等, 其主要特征是小石器文化在遗址中占据重要地位, 但砾石工业仍占有一定的比重。

中国小石器文化也存在一些共同特征即打片没有固定程序, 主要使用锤击法、砸击法、锐棱砸击法等硬锤直接打片方法生产石

片, 石器主要以石片为毛坯, 以锤击法直接修理, 刮削器是主要器类, 石制品尺寸主要在 30~50 毫米之间, 重型工具在不同遗址中占有的比重有差异。

二、欧洲地区的小石器文化

在欧洲, 也有一些旧石器遗址的石制品以小石片—刮削器为主要特征, 其主要分布区在东欧地区, 但在西欧也有类似遗存, 代表遗址有法国的 Arago 德国的 ertess ollos 和 il ingsleben 遗址^[4]。

Arago 遗址位于 Tauave 附近, 是一个包含多个文化层的洞穴遗址, 绝对年代距今 32~47 万年, 孢粉分析表明当时气候干冷, 在剖面 17 的 一 层属于遗址的中心部位, 共发现石制品 2 万多件。

制作石器的原料在不同类石制品中的分布不同, 在小石片和断块中脉石英占 92.3, 燧石占 1.6~4.5, 在砾石工具中, 石灰岩占 34.7~61.3, 脉石英占 28.0~46.8, 石英岩占 10.7~18.4, 使用最多的脉石英占 87.5 是断块和碎片, 只有 12.5 是石片。石核数量较少而且多数石核没有经过预制, 但是燧石和石英岩石核显示可能有一定的剥片程序, 而且比普通石核要大一些, 石片台面小, 但由于没有发现相应的石核, 这些石片是否由预制石核生产, 还不能确定。制作石器的毛坯一般在 1~3 厘米之间, 石器类型主要为边刮器占 50.0~53.8, 有凸刃和直刃两种, 第二大类是凹缺刮器和锯齿刃器, 凹缺刮器中仔细修理者要多于克拉克当型, 前者占 26.5~34.3, 后者占 7.6~10.5。最后一类为雕刻器、端刮器和锥钻类占 5.7~11.3, 端刮器和锥钻不太典型, 而端刮器接近奥瑞纳风格。上述器物也可能出现在一个器物上, 如边刮器和凹缺刮器组合形成尖状器包括泰亚克尖状器和根松尖状器, 有时一个边上出现边刮器和凹缺刮器, 有时出现在两个

侧边上等。在砾石工具中有小型砍砸器, 在 E 层集中分布了一些手斧。

ertess ollos 遗址的 和 也同样具有多个文化层, 系法测定它的年龄为距今 35 万年, 最近的测年为距今 22.5 万年, 人类生活时期的气候为一个即将结束的温暖时期。主要选择石灰岩、碧玉和燧石小砾石制作石器, 由于石料原来比较小, 石制品的表面保留了许多砾石皮壳, 从石核和石片的性质来看, 生产石片没有固定的程序, 只有个别石核似乎显示一定的剥片程序, 但数量很少。工具的数量占到石制器 25, 从石料来看, 虽然脉石英数量最多但石器中燧石的数量要多一些。和 Arago 遗址相比小型工具的类型和数量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而大型工具的数量要少得多。石器中边刮器的数量超过 50, 凹缺刮器和锯齿刃器的数量占 40 左右, 剩余的器物包括锥钻、端刮器, 另外还有少量的小型砾石砍砸器和一些骨器。

il ingsleben 遗址位于古代的一个河流附近, 人类生存时期的气候特征为间冰期, 遗址的测年数据比较多, 系法测年的数据为 22.8 万年、17.9~30.1 万年、33.5~35 万年, 氨基酸测定年代为 28~35 万年。石制品可以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为大型砾石工具, 另一类为燧石制作的小型工具。

从石核和石片来看生产石片没有固定的程序, 但是由于石料较好, 完整石片占到 66, 而断块和废片仅占 34, 这和 Arago 遗址形成鲜明对比, 石片角较大在 120~140 之间, 长宽指数较低, 台面较大。虽然如此但加工石器的毛坯中断片和断块仍占到 70, 而完整石片常常不加工, 直接使用。

小型石器的类型包括边刮器、凹缺刮器、锥钻、尖状器等, 这些器型有时候也组合出现在一个器物上形成复合器物。个别器物采用了两面修理方法, 但是很不规律。在重型工具中标准的砍砸器很少, 大多数是具

中西古人类的文化交流造成障碍，东亚古人类有一条完全不同的演化路线。第三种观点认为东亚的生态环境不同，如广泛分布的森林植被使得植物资源和小动物为主要生活来源，客观要求东亚古人类使用一套完全不同的工具套；第四种观点认为人类迁徙过程中可能存在文化断层而使石器制作技术失传^[6]。

上述解释为我们探索“莫维斯线”形成的原因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但是从考古学研究的角度出发，有些理论很难在考古学上得到证实，比如东亚地区是否存在“竹木文化区”和“人类迁徙过程中可能存在文化断层”这两个假说，在此不作过多评述。本文只根据对华北北部及相关地区小石器文化的研究，对其余四种原因进行讨论，即石料、生态环境、文化交流障碍和制作工具的人。

首先，从小石器文化所使用石料来看，在华北地区脉石英和富含裂纹的燧石是生产石制品的主要原料，这两种石料对石器制作技术会产生明显的影响，前面我们已经论述了石料对石器大小的影响。但是过分夸大石料的作用可能也不利于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我们可以以下面两个遗址的材料来说明这个问题。

在 Araq 遗址，该遗址的石料主要以劣质的脉石英为主，石制品也以小石片—刮削器为主，但是遗址中少数燧石为原料的石制品的加工却明显显示出进步的技术特征，有些石核的显示剥片具有一定的程序，有些刮削器具有奥瑞纳技术风格，还有用石灰岩制作的少量的手斧。

比较 Araq 遗址和华北北部小石器文化各遗址，我们会发现，虽然在华北北部脉石英是使用最多的一种原料，但是质量较好的燧石和石灰岩在各遗址中并不缺乏，在局部地区例如泥河湾盆地东部的板井子遗址中，主要是质量较好的燧石，白云岩和灰岩更是

华北地区广泛分布的一种石料，但华北北部的旧石器文化和 Araq 遗址相比在石器制作技术、石器类型上的差别仍十分明显。

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其他遗址中也能找到证据，水洞沟遗址是西方技术传统中最靠东部的一个遗址，其中的勒瓦娄哇技术、石叶技术十分典型，所使用的石料主要为白云岩，而这种石料在泥河湾盆地、金牛山等地也有广泛的分布。

可见，虽然中国北方缺乏像欧洲那样的质量优良的燧石，但是把中西方旧石器文化的差异全部归结为石料可能是不全面的。

其次，青藏高原的隆起是新生代历史上一个重大的地质事件，它不仅改变了大气环流和其周边的地理环境，而且对中西文化交流产生重大影响，这一点无需置疑。但是，由于高原隆起过程中其环境效应十分复杂，简单以现在青藏高原的环境效应来解释更新世期间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仍有可能出现偏差。从小石器文化的分布来看，中更新世时期不仅在中国大陆，而且在东欧，甚至在手斧文化的腹地——法国也有分布，以石片—刮削器为特征的旧石器文化的分布区明显跨越了喜马拉雅山两侧，如果说中国大陆以砍砸器为特征的旧石器文化和以手斧为特征的旧大陆西侧的旧石器文化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地理上存在障碍，阻碍了两个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那么，中更新世其间中西方小石器文化的相似以及东欧和西欧之间文化上的差异显然不能用地理障碍来解释。

关于东亚地区的生态环境主要为森林环境的结论可能主要基于在华南地区发现的动物化石方面的证据。这样的结论显然不适宜于中国北方地区，也和中国南方地区更新世期间环境状况有一定的出入，大量的孢粉资料以及广泛分布的黄土说明北方地区在整个更新世其间主要是疏林草原和干草原环境，南方地区也存在冰期—间冰期的周期性变化。

